张恨水通俗小说的两大特点

唐北海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南唐李后主的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恨水终身以新闻工作为业，一生参办过七种报纸及其副刊，曾任校对、记者、编辑、副刊主编、主笔、总编辑、经理、社长等职，堪称一位全能的新闻专家。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被聘为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恨水先生笔耕不辍，半个世纪共留下洋洋洒洒3500万言作品，这比法国高产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集《人间喜剧》（可译成中文2000万言）的字数还要多。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张恨水是一位小说家、诗人、对联大家和散文家，还是一位被文声掩盖了画品的画家。他的浩如烟海的著作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笔庞大而珍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他也因这些作品无可争辩的艺术魅力而成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

张恨水的诸多成就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通俗小说。他首先是一位通俗学说大家。其全部作品中，小说计130多部约2000万言。张氏小说有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并改造传统章回小说，努力创造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俗中见雅，雅俗共赏；二是在思想内容上，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形成了社会言情小说的模式，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一味言情的才子佳人式的窠臼。以下本文专就这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 革新传统，立足大众

（一） 改造章回小说，力求大众化

张恨水以其小说的数量之多，读者之众，影响之广而不愧大家的盛名。他的高明和独到之处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小说形式章回体的继承与改造上。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收。”〔1〕张恨水深知章回小说既有整体性，又能独立成章，有头有尾，统一协调的优点，也深知我们民族讲求对称美、和谐美的习性，他还了解新文学固有的过分欧化的弊病，所以他特意采用章回体，特别注重传统形式和民族化的叙述方式的沿用，而使文学更好地为读者大众所接受。

与此同时，张恨水使用章回体裁亦革去了逞才使气，随处穿插诗词，显得重复拖沓的旧套式。他还努力争取叙事方式的头绪清楚，语言表达的明白晓畅，非常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及必要的喜剧性。其中较突出的一点是他废弃了旧式章回体小说那种半文半白的句法形式，而积极接受了新文学的白话文，并在白话文运用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不仅以北京人的普通话来创作，而且把各地有生命力的方言也融入作品之中，如他可以把四川人、安徽人、江苏人等的特殊语言写进作品，这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事实上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张恨水说：“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2〕他真正做到了面向大众，寓教于乐，在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而可读性强，深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张恨水是读者意识最强的作家之一。

茅盾同志曾肯定了张恨水使章回小说获得了生命。〔3〕程任章认为张恨水的改良体章回小说适合我们民族审美文化，迎合了民族审美心理。〔4〕正因为张恨水的小说在中国民众心灵深处有奇妙的审美契合，所以才有鲁迅的母亲们这样的广大知音。史料证明，鲁迅的母亲不爱看儿子的小说，而爱看张氏作品，多次要儿子替她购买张恨水的小说寄给她看。这证明了张恨水的确是在走一条成功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道路。是以老舍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5〕

张恨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才通今古，学贯中西，特别是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也许因为从小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推崇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上提倡改良了的新儒学。所谓新儒学，即是把传统文化中内在的具有活力的因素，包括经世的、民本的、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与冲击过来的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以中为主、中西合璧。它既不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不盲目趋新、崇洋媚外。这种思想使得张恨水成为古近代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本土派的改良者。在中西文化处理上，他不卑不亢，不激不随地达成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交流，构建了一个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开放体系。

张恨水在新旧交融中表现了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这在以往许多时候被视为“落后守旧”，其实这恰恰是张恨水的高明所在。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文学革命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其对传统文化缺乏辨证态度，有全盘否定的倾向，有过于政治化的弱点和公式化、概念化及矫枉过正的通病，一度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批儒反孔，其积极性自不待言，但反孔的偏激与缺陷也是明显的，只看到儒家思想的局限性，而看不到儒家思想的超越性及其精华，只谈批判而不谈继承。张恨水应当是其时思想最冷静、眼光最独具的文学家之一。他反对“乱打孔家店”而提倡“食古宜化”。他的许多作品。其主旨就是唤醒人们对传统儒家学说的历史重估。今天，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似乎也给人们必要的警醒和反思，因为这些国家的崛起，在较大程度上正应归功于新儒学的胜利。当然，今日对儒家学说应进行去芜存菁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使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 通俗而不庸俗，俗中见雅

张恨水小说不仅追求娱乐性，也刻意追求艺术价值。他于1928年著文指出：文艺如“天下万物。一结便了，了无痕迹，绝非佳品。” 〔6〕是以他的著作，在表现形式上追求各体小说技法的错综，从中产生丰富的艺术变调。他认真借鉴西洋小说技法，如注重性格塑造、心理描写、细节描写，运用倒叙、插叙的叙述方法等等。这就能做到通俗而不庸俗，俗中见雅，雅俗共赏。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数量惊人，在质量上大多也是上乘的。张氏小说不仅在小市民层面上有着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还深深打动着许多高层次的读者，并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在海外广为流传。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许多著名图书馆，都数量不少地藏有张氏著作。

综之，张恨水经过毕生努力，使得通俗小说有了自成家数的审美规范和自成系统的创作风格，其作品的美学特征与市场效应之间达到了辨证的统一。如果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严肃文学或曰纯文学的一座高峰，那么，张恨水则是二十世纪中国通俗文坛的泰山北斗。当前，随着通俗文学热的延续和张恨水研究的深化，特别由于左倾思想的退潮，张恨水的影响力还在不断加大。

二、 社会为经，言情为纬

张恨水无疑是一位小说奇才。〔7〕然而，长期以来，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倍受冷落。究其原因，当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曾出现过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之势，而张氏一生未加入任何派别，是个自成一家的中立派，故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各门各派的排斥和非议。对张氏小说抨击和歪曲最多的是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建国以来，文学界的大权多掌握在曾参加过左联的一些人手中，加之建国后，左倾思潮曾极度泛滥，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张恨水的公正评价。历史造成了不该有的误解，历史也自当为他拂去积垢，抖落尘埃。作家最好的回答是作品。纵观张恨水五十多年的创作史，大致可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习作期（五四以前）；二、成名期（五四以后，代表作如《春明外史》，此亦为其成名作）；三、转变期（抗战以前，代表作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四、成熟期（抗战开始以后，代表作如《八十一梦》）。张氏在习作期确实受到鸳鸯蝴蝶派的某些影响，走的是《花月痕》刻画出来的路子。张恨水也承认自己在五四以前，是个“礼拜六派的胚子” 〔8〕（按：广义的鸳鸯蝴蝶派包括礼拜六派）。然而，张氏成名期和转变期即已开始挣破鸳派狭小的硬壳，自觉追赶时代，开始形成了如自己所声言的“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模式，绝不同于鸳派的才子佳人模式；至成熟期以后，则更进一步超越了鸳派，赶上了时代并接引着未来。全面地看其作品，就不会得出偏颇的结论。

（一） 以社会为经，激扬褒贬

张恨水有其独立的人格精神。他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传统文化造就了他刚健有为的精神。他孤高拔俗，时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他在早年就曾著文表达了“空手入世界”的雄心壮志。〔9〕老舍曾经称道：“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并赞赏他“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10〕张友鸾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说：“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 〔11〕袁进则称颂他“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12〕

张恨水的作品密切关涉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也是率先写“国难小说”而且写得最多的作家。他说，抗战时期，“我写任何小说，都带点抗御外侮的意思进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立即将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连载的《太平花》改为抗日主题，并出版了《弯弓集》，以弯弓喻射日。他在《弯弓集•自序》中如此表白：“今国难当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出“国如用我何妨死” 〔13〕的誓言。1938年，张恨水到重庆，任《新民报》（重庆版）副刊《最后关头》的主编。在《最后关头》的发刊词中，他说：“取这个刊名的涵义，在于充分呐喊，非努力争取胜利不可。”此后不久，他又多次在编者启事中说；“唯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如此忧国襟抱，难怪其文友张友鸾动情地说：“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能比得上呢！” 〔14〕

张恨水以鲜明的社会意识和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解剖社会，谛视人生，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有人说，恨水先生的等身著作是可以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形象化的社会史和经济生活史来读的。〔15〕的确，张恨水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大量的国难小说和社会讽刺小说，其进步影响是新文学阵营中许多知名作家事实上所无法比拟的。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的鲁迅先生一生批评过不少人，却从未批评过张恨水，也从未将张恨水归为“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的的确确是一位无畏的斗士！在那个文化专制的年代，他科学地采取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斗争策略，与反动派巧妙周旋，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不计个人安危的勇气。早在1926年，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荆棘山河》，就因其毕露锋芒而被军阀张宗昌腰斩；1930年他的《啼笑因缘》连载方毕，因被认为影射张作霖，而被强行“请到东北”，经过一番好言解释，张学良才跟他做了朋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断在报纸上发表“御侮文字”，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被迫离开北平；他以抗日义勇军的故事为题材写了一部《风雪之夜》，连载几个月后，也因国民政府的干预而被迫中止；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张恨水决意投笔从戎，回故乡的山中打游击，呈文送到国民政府的第六部，竟遭拒绝；在重庆，他以自己的《八十一梦》无情地讽刺了国民党的腐败，以致国民党特务认为他已经“赤化”，检查了他的来往信件，并勒令《新民报》停载《八十一梦》，当遭到张严词拒绝后，国民党要员又威胁说要送他进贵州息峰集中营，《八十一梦》亦被腰斩……以上这些，难道不足以体现其战斗精神么？

（二） 以言情为纬，乐而不淫

一些人习惯把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类比，并肆意贬低，斥之为黄色文艺，这是对鸳派小说缺乏起码的了解。鸳派小说是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流派，是发迹于上海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学，内容多为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男欢女爱、香艳色情等。他远离社会生活，缺乏思想灵魂。张氏小说则不然，张恨水把反映社会、表现时代看得比描写男女爱情更为重要。

也许是受传统思维定势及道德观念影响，张恨水恪守了“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的文学古训，从不写低级趣味的东西。他虽然提倡婚姻自由，提倡个性解放，塑造了一系列新女性形象，但他非常注重作品的正面效果，坚决反对鸳派末流的宣扬色情、暴力、迷信及怪诞行为，坚持作品的纯洁性及美学价值。在张恨水看来，诲淫诲盗，是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宗旨： “我作小说，没有其他的长处，就是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 〔16〕即不像劣质通俗小说家那样靠“淫声”这样的感官刺激招徕读者。他还说：诗文不妨谈风花雪月，谈酒，谈女人，但必是另有寄托，不然的话，那还不止是玩物丧志。他的目标是力争“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17〕翻开张氏的所有著作，显见其内容健康，格调明朗，有很高的思想道德品位，更无一处有不堪入目的描绘，与“色情”全然无涉。以《啼笑因缘》为例，首先小说取名“因缘”而非“姻缘”，已足说明作者用心。“因缘”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因果关系，有其哲理性的内涵，决不仅仅指婚姻之缘。即以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纠葛来说，作品也旨在表现樊家树对沈凤喜的真挚情谊，如樊家树曾摔杯以誓：“我要是靠几个臭钱，不过是戏弄你，并没有真心，那么，我就像这茶杯子一样。”当沈失身于刘将军后，他认为：“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总之，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意蕴和思想内涵，也就不可能在低级趣味上尽情宣泄。这是鸳鸯蝴蝶派所难于企及的。

社会言情小说自然要以爱情作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对象之一。但不能就此否认社会言情小说是以社会价值为“经”的。试想，如果我们真的以极左眼光来审视文学作品，那么，《红楼梦》《王贵与李香香》乃至外国的《复活》《茶花女》都要打入另册了。

张恨水一生不爱打笔墨官司。当年鸳派的帽子强加于他头上之后，他的态度只是：“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还是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 〔18〕他还说：“我错了，止谤莫如自修，不错，最好用事实来答复……三十年来略有长进，一大半就是根据别人的批评所得。” 〔19〕累计张恨水的一生，遭到别人攻击的次数确实不少，但他未作多少还击，更可贵的是，他面对斥骂不动摇，义无反顾地走自己认定的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他耽于论战，今天我们能看到他如此庞大的作品群么？张恨水之作为张恨水，还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么？

张恨水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人品、文品高度统一的文艺通才，竟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大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也未曾给他应有的一席之地。可以说，张恨水是现代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恨水先生其人其作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

近年出现了新一轮的张恨水热。张氏作品不断被翻印出版，流行海内外，其许多作品还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张氏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改编的电视剧连续搬上荧屏，由其长篇小说《满江红》改编的电视剧《红粉世家》亦在热播。与这同步，对张恨水作品及其生平、思想、创作历程等的研究也渐次展开，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当年出现的张恨水热以及八十年代以后重新兴起的张恨水热决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印证了张氏作品的顽强生命力及其恒久价值。研究和学习张恨水及其作品，对推动和发展现代通俗文学，繁荣当代文艺创作，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 释：

［1］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新民报》，1944-5-2至1944-5-22。

［1］［8］［16］［18］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3］茅盾：《关于吕梁英勇传》，《中华论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4］程任章：《张恨水现象与民族文化》，《北方丛刊》，1994（2），第66-72页。

［5］［10］老舍：《一点点认识》，重庆《新民晚报刊》，1944年5月16日。

［6］张恨水：《干炒海参》，原载北平《益世报》，1928年2月9日。

［7］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9］张恨水：《空手入世界》，1927年撰文。

［11］［14］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1月号。

［12］袁进：《张恨水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3］张恨水：《二十三年冬由平南下过南京感而赋此》，1947年6月4日。

［1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1年。

［17］张恨水：《金粉世家》原序。

［19］张恨水：《为人应当接受批评》，转引自赵维《高贵的无奈》，《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21日。

**作者简介：唐北海，潜山县委党校教师。**